



奮回忠行難錄

全

U 6
4072





伊
4072
卷

題奮忠紆難錄小序



曩李夏嶺南密州僧古松雲大師之法孫南鵬書乞
一文宇其時余病甚未有復越五月南至之日鵬又
來叩門而袖出二冊以進之一則松雲師奮忠紆難
錄也一則表忠祠題詠錄也披來三復不覺擊節而
嗟歎也噫雲師當壬辰亂倡義效力於危難之際其
精忠壯烈與重峰健齋諸公屹然並峙而所成就尤
奇 國家之寵獎崇報備矣區區篇章本不足為師
輕重而况一代之鴻匠鉅工學士文人歌詠而贊述
者頗詳悉無遺顧余病拙何庸疊床為菽今鵬之

第一卷 卷之六

一、此書之旨，在於論述天地萬物之理，及其與人事之關係。其言簡而意深，誠為千古之至寶也。

二、此書之體，採用法家之嚴密，而兼儒家之溫厚。其文辭古雅，其論述精闢，誠為文學之極品也。

三、此書之用，在於教化人心，而導人於善。其言雖直，而其意則曲，誠為治世之良藥也。

四、此書之傳，歷代皆有，而其聲名益著。其為世所重，誠非偶然也。

至誠表揭必欲壽其傳而祀剞劂廣布者若是其勤
擊其符咒禁神呵秘護於慈雲慧月之間而歷浩劫
而不泐吁亦可嘉也已於其行聊書此贈之已未臘
月上澣兢齋病翁識

咸原府院君魚有龜

松雲大師奮忠舒難錄

甲午四月八清正營中探情記

謹按 宣廟寶鑑癸巳五月清正退屯蔚山西
生浦 皇朝遣四川提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
蠻等處召募兵五千來屯星州都元帥金命元
屯宜寧六月清正還我兩 王子臨海君及寧
王長子沈惟敬自倭營回平金海持秀吉納
款表文且挾倭官小西飛來甲午三月都督劉
綎自星州移鎮南原又云綎與清正交使通意
蓋自癸巳以後 天將力主和議沈惟敬與平

長議欲封秀吉為日本國王以撤其兵而劉
統則交通清正欲使清正乘時受封自為關白
反擊秀吉故特遣松雲以探本情而此為松雲
初見清正時所記故語多含糊不發然槩可見
清正嘗中別有他般意思矣

本月初九日使前日自賊中出來鄭寶年倭副將喜
八慶書簡書給先入送去其簡辭云朝鮮士人李謙
受自朝鮮使大禪師北海松雲來自督府營下欲入
貴陣與大上賓宣諭扣詣事須出送下人若干使無
中路之患幸甚十二日與李謙受及鄭元帥軍官守

將申義仁出身梁漢海邊事出身金彦福僧俗
并二十餘名出自左兵使陣以李謙受為前導而行
夕宿于蔚山郡箭灘川邊明十三日朝發至于郡南
面蔚等川邊秣馬時我國被擄人朴注比同等七名來
到于川邊見義等進告曰以賣食連命事欲刈取蓋
草而來耳問曰昨令鄭寶年持書入送而未知到否
答曰昨日到陣矣又云副倭率人馬迎來事已定而
近日雨水故今未來此矣使其人等二名先入送先
聲而行到于公領串前野則樵倭類數千餘徒彌漫
道路見我等之行處處屯集或抽刀揮鏑或放鳥銃

九月四日... 九月四日... 九月四日...

九月五日... 九月五日... 九月五日...

九月六日... 九月六日... 九月六日...

九月七日... 九月七日... 九月七日...

九月八日... 九月八日... 九月八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十日... 九月十日... 九月十日...

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一日...

九月十二日... 九月十二日... 九月十二日...

九月十三日... 九月十三日... 九月十三日...

九月十四日... 九月十四日... 九月十四日...

九月十五日... 九月十五日... 九月十五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十七日... 九月十七日... 九月十七日...

九月十八日... 九月十八日... 九月十八日...

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九日...

九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一日... 九月二十一日... 九月二十一日...

九月二十二日... 九月二十二日... 九月二十二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五日... 九月二十五日... 九月二十五日...

九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十七日... 九月二十七日... 九月二十七日...

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八日...

九月二十九日... 九月二十九日... 九月二十九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以示其威至于賊陣十里許則副將喜八即稱號倭
具鞍馬四匹及烏銃軍四十餘名親率迎來使我等
更騎其馬前道引歸過西生浦舊城至賊門外則羣
賊聞朝鮮使八來之奇爭先出城夾道觀者幾至五
千餘數也引八于副將喜八之居君倭皆自以慰行時
又有大明人康玉湖來見我等書示曰日本之人常
為習惡慎勿輕語云喜八問曰君等從何處來又何
如僧也答曰自督府營下蕪承朝鮮都元帥命令而
來矣倭偽語曰年纔十六七仕於朝自十八歲避世
去隱于金剛山晦跡養神中年入大明與督府有交

今遭汝兵督府領兵出來召我故我出住于督府營
下他無可信之人故令送于汝陣與論將來和諧之
意耳倭有喜色曰我國議大事則以高僧召議矣貴
國亦以高僧送來者以重此事也悅之深信之焉喜
八蓋清正寵將同謀者也同倭聞言八于清正處久
而出來問曰君等自督府營下而來則持督府書來
耶 王子君書亦持來耶答曰督府書則來矣 王
子君則八平安道謁天將而後仍承 天子命召八
大明未還故今未送書耳問曰督府心中事細知而
來耶果何事耶答曰督府心中事我等何足以知之

但督府自前送書而見答則名無著署又無印跡必
是中間所弄耳茲送我等欲驗虛實故我等至此耳
問曰日本出來小西飛今在何處答曰不知小西飛
為人也倭以書示曰小西飛與沈游擊同八大明者
也問曰沈游擊講和條條事知耶否我等故以不
知答也問曰君等有督府而來則何不知沈事云耶
因書示與 天子結婚割朝鮮四道兩條曰此沈游
擊行長講和事也何以云不知耶答曰此沈行講和
事則萬無成事之理上官之所欲亦在此耶倭答曰
上官之所欲與此異也如此而問如此而答者數三

適原其情則皆不肯行長之為也是日初昏引我等
入于清正在處我等先入坐定而後清正推門出來
見我先慰遠行而後問曰沈游擊事云何不成耶我
等觀其賊喜彼不成之心欲摘其情答曰沈事萬萬
不成也清正曰事貴機密以言通之則恐播人口我
入房書示貴亦以書答示可也即起入房書示則皆
以行長沈游擊講和成不成如何等語為問而我等
以不成為答以干其情則蓋以不成為喜也又自曰
本來倭僧二名著白絹長衫又著金欄袈裟儼然出
坐于廳中一僧名本妙寺住持曰真粗知書畫故問

答事專委此等僧書之酒三行因夜深許退而宿明
十四日朝飯後羣倭副將等皆來見之既而副將喜
八自清正處而來示沈游擊講和條辭曰此成不成
事細細答示可也其條曰

一與天子結婚事一割朝鮮屬日本事一如前交
隣一王子一人八送日本永住事一朝鮮大臣大
官八質日本事五件事也○我等相議書答以此
其答曰

一與天子結婚事則昔漢帝以一宮女與單于和親
至于今千載以漢帝口實當此時 聖天子以堯舜

之德日月之明覆臨天下豈以其 聖女結婚於萬
萬里滄波外耶雖牧子柴章決知此事之終不成也
况劉督府以 天子庭耿介之士乃文乃武明知成
敗之數運籌高明曉達義不義之理豈不先知其事
之成不成如何也一割朝鮮屬日本事則四海之內
莫非王土雖片地寸草皆為 聖天子掌握中物奪
與在於 聖心中自斷如何耳沈游擊一人豈能使
天子奪與哉大抵日本萬萬慮外動無名之師擅
踏 天子之域塗炭生靈至於此極 天子不得已
亦動應兵防禦三年猶自不已豈有割與之理哉萬

萬無此事以此知行長游擊之策決不成也一如前
交隣和合事則忘 君父之讎結為兄弟之交益知
其不可也天地間寧有是理我等歸而告督府則在
督府慶置如何耳一王子送日本永住事則萬萬充
不可日本無故動衆踐殺生民塗炭我 宗社陷沒
我倫紀傾蕩我室廬為臣為子之心雖輸我民百萬
奪彼命一二以酬無窮之讎難洗生靈之寃以此英
雄之淚雖飯食間不乾而奚暇送 王子於鯨海之
外永住於異國也哉雖如我僧一松雲亦百死甘心
而行長游擊送 王子之議則萬死不從矣況我

聖天子以天下之主億兆之父庸與沈公等有如此
劣劣事耶萬萬無此理以此知沈行之事不成也劉
督府以中朝大臣本以禮樂中生成人物曾知此義
皎如日月何待今日然後知也一朝鮮大臣大官入
質于日本事則萬萬充不可前日全盛時對以交隣
而未聞此事今則忘其怨送大臣結為兄弟吾表知
其可也然而此等事皆在於劉督府啓稟 聖天子
然後處之如何耳如右五件事皆不合大義決知行
長沈公之事不成也非唯我等所知如此也劉督府
亦知此義夙矣當此時入上官與劉督府論議和詰

事則此必成事之秋也幸斯善處之裁度之
喜八以清正之意書示曰沈公行長之約不成則日
本之兵更為渡海直向大明之國也當此時朝鮮之
民一時餓死無餘矣當如之何也答曰我朝鮮受命
於天子而死於禮義之國也當初日本萬萬慮外
動無名之師我國不及應兵以至於踐殺驅擄也今
則聖天子運中國糧餉連續接濟發南兵五十萬
與我國奮義之士健擬掃氛而况甘心百死而不從
沈行之策也耶是日送酒四桶曰欲與親酌慰接而
事涉煩瑣未果耳明十五日清正使喜八來問曰我

在永安時 王子君夫人黃護軍每稱曰江原金剛
山有貴僧云而今大師必其人也委來見我幸甚因
以狀紙一卷扇子十二柄送來曰願受書跡即以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有日月暗有鬼神苟非吾之所
雖一毫而莫取等語書給則自此而後群倭聞奇持
扇受書者不知其數日午引八于清正處則清正令
別設金屏引坐我與李謙受隨問隨答皆以沈游擊
平行長講和成不成等事也而時又使喜八書給一
片紙蓋以昨日所答沈長等講和事反覆書示乃以
要探我等之意也其言曰

來書披見之處何無曆然之議于使雖有尋覓口
上亦難辨然奉沈游擊箇條以目案使然使答處
之事一至大明國結婚事令單于結婚至于今焉
口實之議不得意日本皇帝忝文武天皇後胤帝
位和漢焉焉慶慶一割朝鮮四箇道日本可所知
事非分之由有之是又八箇道悉可歸掌握事有
誰妨乎一進貢辭退是則非法之儀也中絕之政
可焉前代事何有非分乎一朝鮮王子一人在日
本難澁澁事理不明也其故先於干戈之場擒雖
及生害無為奈者也一朝鮮耆老各八質在日本

是又不肯事無理屈也王子在日本則隨君臣也
何可辭讓乎一游擊議不成則日本兵渡海侵大
明十日在何處乎然則可塞消消遠慮專可乎一
書中無判形之尤是則不勘乎和諧議定似莫稜
乎及決銜量抑於斷形乎裁遠慮在斯者乎

此醜奴不解文脉其所示書辭無頭無尾醜澁無理
語脉不通使人不得通曉然而介于通使而問之仍
觀語勢則皆以前所答五件事逆詰而畏之耳別無
它意也我等答曰此等事已盡前書更無它言歸告督
府而後通示矣亦採之清正又書示曰督府緣何移

陣于全羅道耶答曰天兵數十萬多住于全羅沿海
各官故總府欲為調兵而南原乃道路之中茲移營
陣兼領全羅慶尚二道兵耳又書示曰督府時年幾
歲答曰時年三十三矣又書示曰平安永安忠清京
畿四道則天將何人領兵耶答曰宋經略名應昌李提
督名曾已回兵而顧侍郎名養統率諸將兵三十
餘萬已到平安道兼領四道兵耳又令通事傳言曰
朝鮮之事無大小舉皆委諸大明而答不以實又王
子君修答事亦推諸大明而迄未送來何無信至斯
耶問曰大上官與王子君臨別有何約束又何定

盟也曰否也別無約束又何定盟但與之同住久矣
臨分約與相好而至于今無一字相問人情固如是
乎答曰何以云無信耶王子君入大明早晚還來
則送答書何難之有哉又我國則大明屬國事事委
諸大明不亦宜乎又書示曰督府心腹君等必詳知
而堅諱不布為君等有答答書示曰督府包舍德容
不露情抱我等何以知其心事而但每與我等言曰
西生陣將清正世守地方官後裔加以豪傑人也如
何見麾於如關白庸人之下若住於異國至於此極
常為上官慨嘆而已清正微笑而不答我等書示曰

我國以關白為日本國王而以上官為臣今送此國
云然耶答書示曰我非關白之臣乃國王之臣關白
惡人今以武藝住西國清正問曰王子君執拘是
我放送亦我而一未送信音大無信也答曰王子
放送之功在於上官事則督府獨知而大明及朝鮮
皆不知上官之功也何以然耶平行長與我國耀功
曰王子君則我令清正放送而非我則難放也清
正微笑曰王子君在我手行長又何言行長只令
沈游擊偕往耳我等又白上官欲知督府心腹而上
官心腹曾不在露頭聽心中所為歸告督府耳清正

笑曰我心腹與沈長壽也沈長壽者不成則君亦入
來我亦送人與督府相通則一朝可決何有久乎俄
而清正曰與君已為親切贈無信物我有紙卷扇柄
聊表耳因出白紙十卷扇十柄與我曰遠在異國別
無寶物勿以為薄我等欲拒不受而方議和事彼不
信我故強持而退是日擬我輩率射牌令隱後路故
潛出軍兵千餘數陣陣三十里許山野皆以搜探而
來蓋前日李謙受桂還即時射牌等德於公領率北
山斬倭四級而來故然耳明十六日早飯喜八及倭
僧日真持酒與看率鳥銃軍五十餘名護送于公領

軍前樹陰下設幾題詩共為和答甚懇慰禮以期後
會而送清正亦送紙十餘張受誓跡而歸臨別清正
送使曰沈行約束事成不成等奇連續相通使不阻
音極斯幸甚幸甚云答曰一如所示也大抵矣等與
賊將宣諭和諧之意仍觀賊勢城基牢固號令日新
軍需周給生道有餘或造層閣或造大屋至於清正
所居處則滿堂華筵繞以金屏喫以美食一呼而百
諾俱至威令生風大有久住之計小無渡海之勢奢
侈僭濫有甚於王侯之狀不勝痛憤某等願入中國
上達于天子下告于朝廷運中國糧餉鉅萬發

南兵多數直擣巢穴使無遺類然後已也伏乞一一

枚啓幸甚

別告賊情

清正反覆行長與惟敬相約之事成不成如何而曰
不成則喜動於色雖不能的知清正微意所在觀其
言辭而斟酌則若行長之事不成而有犯上國之舉
則聲罪行長與關白而欲反戈之意也言必稱秀吉
非王也有吾王也云云若詰問所謂王者有源氏之
裔而去乎指日本所謂皇帝而去乎以此而聽其言
則庶乎探得其意而某不知源氏之事而不能詳問

右探情記本草無題面所錄某處呈納然考其
往來月日則此一通當先呈于都元帥後之馳
啓又以一通納于劉督府○按宣廟寶鑑
甲午九月沈惟敬與倭差人小西飛還入倭營
云而小西飛之八大明也 皇朝詒以三事一
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金山三永不侵朝
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請導約束措
天為誓於是封倭事遂決 命遣小西飛還入
倭營宣諭許封令盡撤屯云今此松雲日記中

清正所示講和五件事謂是沈行之策云者然
不近理惟敬以大明臣子決不敢以賊奴求婚
等語奏請 天朝此必是清正自做兇言沮遏
和議之計而封倭使辱 命之後此說一播而
惟敬之罪百無可赦惜哉○又按西厓懲惡錄
載沈惟敬抵金相國命元書所稱松雲說話與
此小異其曰割八道曰國王渡海等語又加一
層極口自辨然蓋論當時事行長則一敗於平
壤無面目歸報秀吉故欲得封主一事以為功
惟敬則欲以撤倭兵為功僥倖其或成故未及

詳奏賊情而清正為人本是梟雄喜事者耳自負其勇謂可以所向無敵而憤於行長輩所為出此五件絕恃之言以怯我國人心所以曰我心腹與沈行異也所以言沈事不成則喜動於色使松雲三八彼陣那有一個好消息可得○余赴日本時見彼中大官皆不解屬文或以筆談酬問則陋朴癡呆語無倫序讀不能句今觀副將喜八所書給諸般詰問之語儻侗斷續全沒脉理的是倭官人文字本色清正帳下安得有勃勃歌手段一笑

甲午五月往謁劉督府言事記

去月二十四日自元帥府

屯宜寧○癸巳六月晉州

鄰元發行二十八日到南原同日冒雨衣裝盡濕未得到謁于督府亦未呈哨探記與清正答書而明二十九日先進于接伴使道仍同道指揮使李謙受持哨探記與清正書納呈于督府督府歷覽哨探記與清正賊首答書數三遍而後顧李謙受曰汝等往復豺虎之窟身尚無恙予心所悅松雲亦來耶答曰亦來在外耳仍命饋飯與酒曰汝等姑為留歇徐當召入相見計計退宿于城西大國寺至于初三日不有

召命故使李謙受因通事柳依儼微諷辭歸之意仍以乾柿二貼栢子二斗具錄小單親納于督府督府許納命通事傳言曰明當進來矣明初四日齊進于府下因通事李希仁請見命留外廳仍饋飯待命至暮以諸將會飲不得進謁而退宿山城寺明初五日督府使吏命召我與李謙受即馳進于府下召宋八謁留待外處先示以諭帖與答倭等書既而命進于座下我與李謙受拜下而進則俯惠坐汝之命仍詩詩命曰汝等不避艱險冒入賊窟無恙好還不其勞乎為汝等取之答曰以王事而往復何勞之有我儼

本在山人適當倭亂志助兵勢敢以冒生死於危疑之際雖未安於僧道而但寸心切為我主耳府曰時丁孔棘汝僧一介山人念勤國務不計僧俗之異道奮起賊賊不其仁人君子之心乎男兒志節固當如是僧俗何關伏而謝曰我僧曾無仕朝之事又無觀周之理况與督府其有半面之分乎其與倭奴相語多發偽言仰督府待罪耳答曰臨機處事如是安足有咎為汝僧嘉乃其善應仍示諭帖曰昔我大明有僧姚大師如汝僧善謀國事故大明倚賴其豐功盛烈至于今耀人耳目汝圖國事亦當如此則褒賞

之典中外何異伏而謝起而言曰沈游擊何如人也
求婚割地兩事雖在芻牧之輩尚未忍置匿况為臣
之職其可耶未知其可也以 天朝威靈赫赫而不
圖其人為惡之心至於斯也府曰汝僧之言是矣彼
沈也只以封王准貢往復耳求婚割地等事莫敢出
口於 天子之庭而其來與倭言則如是未知終若
何也其為人一小人耳求婚等事則雖以傭丐之女
萬無輕許之理以 天子聖女豈有委之於倭奴之
國乎萬萬無理矣答曰我小邦仰屬于大國勞師萬
里其恤患也思有同于姓之國而倭奴餘孽子尚據涼
陞放逞兇猾當此之時督府倘有撤兵之舉則我國
餘民倚何得保徒為豺虎口血肉而已為 宗社痛
哭耳府曰勢有強弱而兵無多少我以我兵五千可
以交戰則戰矣於成敗間一決而我受節制於主將
者耳不有主將之令則未敢輕易動兵故也予嘗還
兵于七八月之間其前幸有事決則悉以汝等之功
勉哉勉哉因以青布一段綿紬一段許我又綿紬一
段許李謙受曰予慰遠矣我受賜而謝曰我等
之勞皆出於臣子之任當為而今受大人之賜涉於
施賞於我心獨無愧乎反為未安答曰子貴汝等之

志耳何有賜乎仍授諭帖與答倭書曰汝僧則所係甚重慎勿輕易出八指李謙受曰今書則使秀才善傳可也我有圖事則呼汝僧汝當來議更八賊巢當否我等拜謝曰督府之命至矣盡矣謹受教矣又命賜米三斗馬太五斗曰饋汝率人而還可也又命曰勉旃勉旃我當還兵具言于汝 王各別褒賞耳十分勉旃我等再三拜謝曰為臣之道但當盡其心耳敢以褒賞為耶退宿于山城寺明初六日更入府下謝賜糧太仍進于接伴使道具由馳 啓明初七日

始發還行

松雲之與督府問答莫不致責於沈惟敬而求婚割地等語亦豈真出於惟敬之口耶惟敬於我國事功大罪小單騎馳入賊陣者三能以片言退賊兵千里只以封倭事一敗之後賊復渡海而罪歸惟敬然惟敬事具在懲必錄中可以參攷

甲午七月再入清正陣中探情記

七月初六日使對山郡守軍官蔣希春付送先聲松雲及左兵使軍官北部主簿李謙受恩清防使軍官判官崔福漢慶尚防使軍官主簿金彥福松雲所率

守門將金思湜出身林彥豪金有儼及牙兵等三十
七人同行七日滯雨阻水九日渡水十日直到賊陣
道賊將清正徂釜山未還副將喜八亦以迎逢出歸
俄而與清正俱還喜八見我等欣慰書示曰松雲何
以上京遲來耶大上官待之苦矣答曰唯唯夜半喜
八八見清正出來以清正言語我曰霖雨泥濘行李
勞苦甚為未安即當相叙而彼此俱勞待明相議可
也十一日朝後喜八問曰督府心事備知而來耶答
曰甚知又問松雲往京城 國王心事亦知耶答曰
聖心與督府心一也又問都督府最上官乎別有

上官耶答曰督府大將軍事無大小舉皆自銜重乎
天子矣又問游擊者何官乎答曰李提督下官也
曰既為下官則何與行長講和乎答曰茲所以不成
也又問前月二十五日大明官稱云者來于行長所
和議已定云然耶答曰傳之者妄也和議不成行長
則不知而我則甚知也又問我在永安時大明人馮
淑絃兵部袁老爺同來見我此二公何處之人乎曰
此皆大明之人我等未詳知也是日暮喜八八清正
處欲邀相見之際適松雲以氣不平辭焉夜深出來
以清正之言慰松雲不平之氣請李謙受八喜八私

宿慶與通事金三斤以清正之言傳言曰君等前日
來此而去何如此之久而還來耶必與行長等潛通
往來後要與誘誣清正故強為今來耳且松雲去四
月八來誘我等安過麥秋今又來誘者亦欲收獲西
成之謀豈真有講和者也答曰不然汝等敢寇我邦
之端皆出於行長義智等我國之人雖三尺之童皆
切齒欲食其肉雖我國盡滅於汝等之手萬無與行
長講和也汝宜諒之我等欲與上官和議者蓋上官
於我國有不嗜宴殺而禮還 王子及大臣之惠我
聖上亦欲致謝而時則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天

將故未敢耳豈無意於上官耶喜八心肯而言則逆
又曰督府既為大明將則游擊行長和議成不成何
以不知耶督府雖知已成而欲安我等之心故然耶
答曰沈行事已成則於督府有何奇功而反送我也
且督府悉知沈行事之不成故欲與上官論和耳又
曰去年三月望在京城時使判官稱名人和議付送
其前在平安時天使二人見我等還後絕無消息今
汝等出入不過如此答曰其時則行長以清正為卑
下兩事不成者也使不得相通故然耳今則行長之
事已為不成我等之出入豈為虛也李謙受又欲起

清正回戈之端設辭而問曰上官與關白同起兵關
白有何德而為王清正有何惡而為臣耶答曰清正
與關白一村之人清正少故不為也問曰大上官今
既為大丈夫而其兵勢與關白略不上下何不為首
將於東海也喜八曰我國之法王者則萬世不改關
白非王乃武官之長清正是關白之副將也何以為
王也又書示曰上官雖不為王獨不為關白耶我今
請陳沈行不成之端汝其聽之夫關白村人之僕夫
僥倖得志篡滅其君罪不容誅今又動兵盡殺日本
諸島之人害及于隣國天下之嫉怨關白不啻如仇

雖茲不聽關白之請和也若他人代關白而請和則
何難之有且清正世受爵祿慈愛人民有王者氣象
則何以為關白之下人耶督府為清正惜之也今者
清正若欲圖關白則督府一力擔當易如反掌此事
如何喜八默而良久曰此不可也關白已為關白清
正為下將我國之法下不為上也答曰然則關白本
以下人今何為上也萬萬古以來帝王尚有適易况
關白乎清正為關白此其時也喜八逆曰不可也面
有不便之色已而許退宿十二日朝後日本僧倭日
真在田天祐等三僧來見我等列坐皆以沈行和議

成不成及我國和不和等事隨問隨答及午有一少
倭乃清正所愛者來見松雲請受書跡袖出扇柄及
紅黃二色紙十餘貼又出二貼曰此 王子君書跡
也我等手閱見之其所書之詩則殿上衮衣明日月
遠路東西欲問誰兩絕而末端又書癸巳四月日臨
海君著書云其一紙則二水潺潺鳴屋際日照香爐
生紫烟兩絕而末端書癸巳清和護軍云及暮喜八
引松雲李謙受蔣希春及通事金彥福等八于清正
處則清正先坐於堂中與僧倭日真等三人對話引
我等列坐我以督府書給清正清正使僧倭輩聞見

後清正執筆以日本之書書給僧倭僧倭以此國書
書示我等其辭曰

一前日與 天子結婚事如何一朝鮮 王子一
人八送日本事如何一割朝鮮四箇道屬日本事
何如一朝鮮大臣八質日本事如何一如前交隣
如何 又加二條曰一大明一人八質事如何一
大明則以何物為日本通信乎

答曰前五條事松雲前日來時分明書答又今來督
府書中亦以前日松雲之答答之不可更論且游擊
行長之不成者亦此事也何須更論下二條非我等

擅論定議者只在督府處之如何耳清正問曰日本與大明和議者亦此五事也答曰前日來時大上官曰我所欲與沈行等不同云故我等持此意告督府督府亦以此意答今來之書欲知大上官本意也此五條事游擊行長之所不成者也何必更論清正曰然則督府與日本和議者是何事耶答曰督府心事則與前五條甚不同遂以片紙書示曰督府心事則以為上官以豪傑之人甘為關白之下人實自慨然欲奏于天子以上官封為日本關白以兵助之耳僧倭等開讀而清正傾耳聽之默無他言倭僧日真以

筆圍下清正曰往在安邊與京城唐使馮淑絃兵部袁老翁持牒求和一來一往後無黑白日本被欺一也游擊等以和自誓使我退下出八大明今已累歲迨無決言日本被欺二也王子君送還時多有所約一去而絕無音信日本被欺三也有此三不信汝等亦欲欺我而來也松雲答曰我則山人為世所棄長年禪坐山房敢以欲偽而來耶且王子君約書欲見耳清正曰汝國一松雲無偽其餘則皆詐偽也清正又曰汝等皆曰前五事皆不成云然則以何事可成和議也王子君書則出示為料我等相議以

為常以五條牢逆則疑彼不盡其實舉交隣一條欲
釣其情曰如前交隣一事則容有持議之勢其餘四
條則沈游擊所不敢舉論於天庭者今何敢更論清
正問曰去年沈行講和則偽也實不可成矣今我論
議則的實無偽敢不成乎答曰行長之事不成理固
然矣上官所欲亦此五事與沈行無異豈有將成之
理也清正曰此五條事是關白之命不可不成答曰
雖關白之命不准不合於天朝意也亦大不合於
義理假使天地覆墜此議終不成也清正問曰然則
以何事而成和議也答曰倘有別成好消息則可也

如曰五事則前已盡言非我等所可更論只可歸告
督府處之而已清正曰和議事則松雲甚思書進答
曰松雲別無可思督府書中已盡之又何可為又問
曰此五事不成則以何事稱講和也答曰前五事中
交隣一事則雖有君父之讎猶可容恕其餘則無可
議者奈何清正曰若以交隣論之如何則可也答曰
朝鮮累世與源氏相通以物之有無相易往來相好
而已復何加焉清正曰如此而已則三年用兵之勞
竟為無功如何如何答曰日本雖用兵十年動無名
之師騷天下之民自動自勞於我何與漢史曰兵驕

內合以五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一六律中法行此種上其功其是也

者滅日本自取其滅何干我人哉清正雖然日行長
義智等不過絕島中賣益之人初犯平安時慶慶淹
留延時引日茲致矢王之慶曠日持久終見平壤之
敗又被唐人之欺退兵南下矣如我則揚威所向戰
無不克至於北道坐虜王子及諸大臣北邊諸將
能脫我手者誰也深入胡地擒殺屠戮無所不至而
一無敢越去歲之夏行長等攻陷晉城幾乎自退我
則一舉而即捷汝等聞陷晉城者誰也如使我軍向
西我當直到平安倍日追逐則汝國臣民雖忠義如
山將不能捍衛汝王矣今屯海隅非不勝汝國只憐

汝國生靈強屯不出欲俟汝國所為耳答曰汝日本
與我國欲為相和則詎以威力為耶我國之卒習於
戰伐其為精銳不啻汝兵也又與唐兵合勢則談笑
而可制汝兵矣清正曰交隣雖白可為而前言四道
中割給二道送王子質之然後可為也答曰割地
而給送王子而質之則可為交隣乎勢不得已以
兵力決也清正曰交隣則前日對馬島所給物目可
得書示耶答曰其物目則我等未敢知也歸告我
朝廷處之耳時見彼人之面喜悅之心現於色矣勸
酒退宿十三日朝後喜八以清正之命引松雲亭議

受將希春金彥福入清正家列坐於堂中清正則未
即出來姑使喜八書示曰自昔朝鮮屬日本人焉度
裁答曰萬萬古以來我等未聞此事也清正又書示
曰昔二百年前以對馬島屬日本不其然乎答曰對
馬島則海中孤島雖屬日本置而莫問也以朝鮮屬
日本云則未可知也清正又書示曰以日本之兵更
為北向以兵刃取則何時又清正推戶出坐又與
通事傳言曰我等持兵一出則朝鮮人以其所食之
糧或埋草而見偷或埋土而見腐倭兵一捲土賊又
從而作梗朝鮮之矢糧者或附我或餓死者其勢必

然也我等知其所以而敢忍斂兵者欲俟汝國之所為
耳答書示曰兵家勝敗未可知也昔項羽百戰百勝一
不勝而失之漢祖百戰百敗一勝而得之人願如此天
理未然豈有彼獨勝而此不勝之天也大抵君子以德
不以力敢以兵戈勝敗論乎其間哉且沈游擊與行長
相議則只以封王准貢兩事往奏于大明 天子天子
不許故督府欲與大上官同力成功送我等聽上官之
言可決而恒以兵力較強弱耶清正曰然則督府之所
謂和事如何我等相議以為彼人不知書者也前所記
事必不詳知故松雲遽與通事附耳而言使之傳言于

清正曰督府能觀天象又察人事自上官在永安時觀
天氣聚精于上官住處故欲助上官為日本國王九朝
觀賞功之禮一如中國之制日本朝鮮大明同為和合
萬萬世不替也於上官之心不亦快乎清正不怒不答
顧而言他清正又曰欲成文隣事則必須督府到慶州
面議然後可成也答曰我等賜告虜之為料清正與諸
倭僧相議良久曰然則於雲在此李謙受等往來通意可也
松雲佯為喜悅曰松雲在此固所願也而只恐督府疑之凡
往來使者亦疑之使事不易成也清正曰今始知汝事偽也
松雲在此事何不咸答曰如我一山人雖在此固無所損於

我國而若欲相通非徒今日後雖有相通之事永絕疑
路然後可也古者我國使者通日本日本使者來朝鮮
必無相妨者以其無疑路也清正笑曰松雲之言是矣
我欲觀汝等之心而發也汝當無疑且君等思之義智
等則自前依憑京極殿等爵交通汝國取貨既多欺汝
朝鮮又欺日本關白聞其奇招義智等推問之際此等
人答曰吾等嘗與朝鮮相通而朝鮮薄待我人有素矣
今者莫若舉兵伐以降之云故關白起兵以義智等為
先鋒渡海我等隨至此耳今者行長等既敗於平壤欲
免其罪以通和大明為名退屯海陬恐被日本之罪欲

恒居于此也我則離本土久矣每欲回去而舉兵三年
成何事而還渡也今汝國若欲交隣斯遠決議則吾即
渡海云坐中諸倭聞交隣之議皆有喜色終日論議少
無違忤欲暮造餅饋之自此之後恒以督府來慶州與
否及 天子許婚與否自我國送日本物數多小等事
為問我等答之或順或逆以此終日及暮對飯極致精
備已而許退宿是夜過半喜八使通事金三斤隱招李
謙受引來私宿慶使通事傳言曰交隣之事汝等以為
可成耶答曰吾歸告督府及 啓我 聖上然後可決
耳我等何以預決也喜八曰我大上官在此圖之則事

無不成汝須勤勤往來速決可也若成事則我亦歸
汝國水以為好不亦可乎又與通事附耳潛言曰關
若求 王子則交隣亦必不成矣汝國若取他人之子
年可八九者假稱 王子而八送則事當速成汝歸慶
置又出片紙所記曰此事汝傳書歸告慶之其辭云沈
濟擊行長和議不成事也故大明朝鮮之人欲與清正
三國和合早奏日本大閣殿下沈和議成給者大望也
餘者不宣一自朝鮮每年送對馬島斗米貲數矣一自
對馬島來朝鮮國書矣一自對馬島來朝鮮國人數名
矣答曰他餘事歸而告 朝廷慶之而 王子事則未

可必也喜八又曰往時則雨水連綿熱未能速往來也
今則雨水可收管以速通吾計日待之為料答曰吾歸告
督府督府稟于大明主將然後可決矣喜八曰督府有
主將耶答曰有主將顧侍郎領兵在京城孫侍郎領兵
住平壤王經略領兵住遼東而督府則受節制於此三
將者也吾歸告督府則督府必委進於京城取稟於顧
侍郎然後可來慶州耳喜八曰然則督府上京與否汝
先通示則吾等計日待之是計也退宿明十四日十五
日因雨水留滯九接待之禮極致慇懃少無虧欠十六
日朝後喜八以答書等三度扇子一箱面給我等曰九

事之成十月為期以待也云仍發還行喜八親自護
于公復申大路而後還

余赴日本時與諸倭論此事詳矣蓋自開關以來
土地人民一不格於中朝之制天皇之自帝其國
其臣之自為世襲則亘萬古不易矣今觀喜八所謂
日本王者萬世不改真是實際語也天生秀吉借
亂一時所以應四海人民一大劫殺力是以有其
國矣而是時家康尚據東垂日本之民只知有源
氏故令秀吉真受命於大明天子進爵為王其
不能如中國侯王之世傳其上則秀吉亦自知也

彼清正豎子特以秀吉家喉犬助禁為虐天使之
厚其毒者故鷙悍強暴有可以屠割生靈而本與
劉聰石勒慕容岳輩割據中土爭帝爭王者習氣
不同初不談中朝皇帝之貴也亦有謂帝力何有
也雖使蒞通而相其背必將無間而可入松雲一
羅漢乃從歌利王世界驅談天象怎麼幻做了清
正心腸此是劉都督生長中土揣摩英雄錯把三
日本人處○至此而方信向所謂五條和議非出
於沈與行長之謀而清正之言也秀吉之瓜牙莫
深於清正清正之言即秀吉之心也使事之不諧

賊鋒之再繼固不待智者而見矣余所未解者
午四月松雲得此說於清正營中賊情之絕恃不
唯我國人知之東征 天將亦已稔聞而是年九
月 皇朝有許封之命沈惟敬眼中只有行長而
不知有清正乎一笑

余在江戶客館有一樓持松雲筆跡數紙而來曰
此吾百年珍藏物也紅黃紙色渝而黠字大如鴉
濃墨行草草法重厚多贅紙末皆有松雲書三字
問其所從得則曰故事無徵而蓋於兵戈中往來
及乙巳奉使時留蹟甚衆至今日日本人貨而藏之

者不特如此云余竊嘆曰車五山天輅以文章自
名萬曆辛卯以通信製述官到日本時揮酒詩墨
必如風雨而倭俗今無識其名者求其片語而不
可得矣松雲筆跡獨傳於海外世所謂不朽在人
而不在藝也今觀日記清正陣中有所愛少倭以
紅黃紙受書余所見古紙雖未知出於其時而杜
事如昨附記之又見倭官富豪家必蓄兒男冶容
絕美者舛狎盡媚甚於姬色往往抱扇乞詩於我
國人作為光耀清正惡少年乃於首戰干戈場然
得懷素草書以侈帳中婢媼亦自本土風光好矣

甲午九月馳進京師上疏言討賊保民事疏曰

臣以豐川任氏之裔因祖父移籍于嶺南密陽地仍為
府民不幸至臣之身十五歲先喪母十六歲繼喪父舉
目無親孤孑孑立遂為無父無君之一罪人萍蓬身世
雲鳥生涯八山八林惟恐不深臣年今已五十一過去
歲月皆是 聖明之澤敢以緇流自外忘 君父於一
飯之頃我痛此虺蝎肆毒大邦生民魚肉固不足說
宗社蒙塵 乘輿播越凡有血氣莫不扼腕况臣雖行
同糜鹿粗有知覺者乎亂初臣在江原道皆骨山逢此
大變再入賊中與賊問答遂開諭義僧僅得百餘名方

欲往討春原之賊誓不與俱生而適見都總攝陶字關
內有引 論軍民 聖旨雙眼淚暗字字染血讀不忍
終焉臣原率義僧百五十外加得六十名西望疾驅以
到順安官初欲奔詣 行在而當時賊探平壤不敢舍
去仍留總察使都元帥慶聽指揮也以臣為義僧都太
將授以都總攝義僧并二千餘名渡大同江南使之把
截平壤中和往來之賊臣本以麋鹿之身不識兵家之
事然而欲殺一賊以報 聖上用極之恩則豈有下於
衣冠哉但自備兵糧難保始終卒半飢散臣又老病茲
欲逐于故山置屍丘壑恐取謀避之名空淹戰場事無

一成負國之罪亦難容赦而四月晦時依劉督府分付
及都元帥節制直入西生浦賊陣覷探賊情十月望時
又依督府指揮及元帥之令再入賊陣詳細哨探賊之
情勢而以臣之庸劣益添愚惑陳達 朝廷不宜少緩
本月初發自宜寧本陣由直路馳進日短路險窮日之
行不過一息本月二十一日始得八城姑以臣之所知
賊之情勢及討賊保民等意錄之于下陳其一二伏惟
垂察焉大抵賊之多少則臣與李某蔣某等再入賊
窟留數日不知賊勢增減而適與日真對話語及左道
賊陣軍數及右道賊酋行長義智等所率軍數則日真

書示曰清正為人其性桀驁下率不愛然其軍僅一萬
八千而砲手五千餘也以是自負矣東萊金山諸將所
率并五萬兵也右道金海熊川泉城加德亦不下四萬
六七千也云臣以為不然也又與賊僧元龍對話則亦
如曰真書示少無增減而適得喜八處軍數摠錄則與
日真等所言亦無增減并計左右道賊數幾至九萬餘
矣又問於在慶州投降之賊則只言左道賊一萬八千
之數而不知右道賊數之多少也云然則前之十萬之
數未可盡信也以臣臆料言之清正之軍稱其最為強
盛而不過萬八千則諸賊都數必四五萬餘耳何至此

十萬之盛也然而我國軍需竭竭民生幾盡棘門積
之士不過二千而強弱迥然後雖有未易之勢不知如
之何則可也臣情到此策窮計絕不勝痛哭至於賊將
去留則兒隱難料獨以彼賊自誇之狀料之行長義智
等自為先鋒以要大捷而渡海來焚蕩殺掠而已終究
事壞之敗顛沛逃還謀免刑戮托附晉城而反見奪功
清正雖稱與中國謀和而又未得遂清正之心則以
為初以得後將來而揚威所向無一人當鋒追及
于大臣長驅胡地斬殺胡種攻陷晉城功又居首今欲
得交隣之名而撤還此無他欲使行長義智之徒就戮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manuscrip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across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manuscrip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across the page.

而自擅其功也事勢必其然也然而賊謀難測此亦未
可知也尤不勝痛憤當此時急先之務只有二焉討賊
復讎之策則發南北未發之民勿論老少而平安成境
黃海江原等道軍則令其道兵使監司并持數朔糧之
日聚會于戰所以老弱之軍定為外兵以示軍威之盛
抄擇精銳軍三萬五六千使之皆作浙江步兵軍儀使
大將手握吹毛立後而督戰使無退潰示士卒無還心
則雖不得盡掃醜種亦可小雪 國家之羞亦可少復
宗社之讎也不然而蚌鷸相持今日也如此明日也
如此無情歲月一夢中飛過蜂蟻生民一瞬間斷盡二

百年禮樂文物之邦坐成草樹狐兔之場耳雖噬臍而
何及臣情到此不勝痛哭如或勢若防川一潰而莫遏
則岌岌殆哉策無所施不可不預慮也今當彼賊思歸
之日翻依越王廿年教訓生聚之策佯許交隣而送之
則此雖不久之計民得以少歇矣然後無人之境則論
聚流民隨力所及使之屯田耕種完全之境使之致力
本業則軍需可以繼措機械可以繼備民力可以保完
山城設險之事庶幾及就而亦可小報 宗社之讎而
中興可立以待也違此二策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伏
願 聖明裁之度之 允可一策則臣雖老病更領殘

兵從事於赴戰誓不俱生也或隨國使之後更與論交而送當事定而後已也臣精神昏昧情溢辭蹙頗有所未盡伏願暫就金門下一一陳 啓伏惟 聖明垂察焉謹昧死以聞

疏下備邊司 傳曰疏內願就金門下一一陳啓云渠則不可見矣此僧與他僧有異招致差備門問焉知悉又 傳曰僧將惟政以山人仗義討賊其兵頗銳多立斬級之功追賊南下今方與賊對壘至於累度出入賊中與賊將爭辨此則人所難能備邊司宜可厚慰且其軍中不無有功而不得蒙賞者詳問其言以啓則一一

論賞且如有可言之事詢問采施言于備邊司

又 傳曰王子無通書於君父讎之賊之理然眾議若

以為不可不為則子何必強為止之此八賊陣時請正

有書於惟政使之持去其數書王于備局以不可無唐火藥予取來試之則不

可用矣意論稟故有此軍火器械優數速付於

一一急遽舉行使之掃去領布律動其軍

又招致差備門 下教曰爾以山人奮義討賊多立戰

功于今與賊對壘至於出入賊窟備經危險為國之誠

至矣予用嘉焉系出士人乎非士人乎松雲之名是別

號子抑因八去賊中而後稱子變前常在何山香山名
禪休靜師事之字友之子黃海道僧義嚴知之乎義嚴
是何許人是亦名僧乎變時緣何起義為將軍中所欲
言者及清正賊中事可盡言之今國勢危急何以則掃
平兇賊計將安出所率之軍糧餉器械從何辦出所帶
軍數幾許副將為誰陣中有功之將為誰射士幾許亦
有砲手乎軍火器械令軍器寺給之已為受出否陣中
有軍功而未得蒙賞者令備邊司一一論賞事傳教已
為書呈否昔劉秉忠姚廣孝俱以山人建立殊勲名流
後世今國勢如此爾若還俗則當委以百里之任授以

三軍之帥矣不亦義如何哉

聖眷褒獎之隆如此此下條對之辭必有可觀而
兵戈道途中鉢囊文簿大半歸於子虛使後人收
拾不得咄咄可惜○以劉督府命令吞入賊陣洞
見賊情然後知督府所囑決不可遂而清正兇鋒
終不可遏則汲汲奔告于 朝欲借前箸而籌之
便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危心事讀其疏則滿腔熱
血莫非為 宗社生民至誠痛恨中寫出來所陳
亦一時良策文又充健真率不作書生矯飾態始
信宇宙間未有不識字豪傑○嘗聞釋氏怕君王

父子宗遊八山林世之緇徒讀是錄者見此老曾
中不著一種妄念又不起一毫癡想方信世間大
義理立脚處自有無上般若波羅蜜○我國家
列聖教化培植之功至龍蛇之厄而大著即無論
廊廟諸賢趙重峰高霽峰俱以家食起鄉廬郭再
裕金德齡鄭起龍高彥伯皆從草野松雲義嚴處
英靈至海眼諸僧又從雙樹婆羅門便做箇輸忠
盡節報國恩丈夫所以億萬無疆

甲午十二月復入清正營中標情記

是時沈惟敬與平行長和議已決 皇朝已有封

倭之命而清正最強其心與行長相左恐有意外
之變故備邊司稟 旨後復使松雲持 王子君
答書及鷹馬子虎皮等物往見清正以觀俯仰○附
王子君答清正書曰一自離去營中忽忽經歲雖
緣干戈未息事故多端不得以一紙書信少伸私
謝而惟將軍拯已水火之恩則實銘諸肺腑而不
敢暫忘也上年還歸之後即以 大明天皇帝命
久在神京此亦以松雲初入賊陣時今繞旋車行
到平壤經略軍門適逢漢陽人李謙受來傳松雲
老禪語無得將軍書憑審重靜良慰遠想我朝鮮

與日本世篤隣交無纖毫間隙今日之禍特出於
一二不逞之徒交亂至此天地鬼神亦已厭之矣
將軍獨能有意止戈重尋舊好甚善甚善此事在
柴邦一從 天朝約束不敢自斷而亦在按將軍
處置如何耳夫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將軍勞而異
域暴露久矣自古無常勝之象若念古人之戒圖
所以自反之道使兩國生靈俱免塗炭則將軍德
義之美益有光於來今矣草此奉復言不盡意

某等十一月初六日京城離發二十一日到元帥府留
某等十一月初九日到慶州十二日使

李謙受將希春通事金彥福通書年賊將清正曰松雲
在京口中風百病俱發呻吟四十餘日遲緩至此致令
將軍發疑可恨至至月初六日僅得扶病而還今到
慶州病猶未去精神恍惚至廢食飲可慮可慮要與將
軍期會于中路魏敘懷抱惟將軍定日指處而送何如
至二十日乃回書曰今二十一二日之間要與會晤于
蔚山城隍堂江口云某二十三日與左兵使軍官正邊
翼星主簿鄭希韶防使軍官權應斗出身宋仁海司僕
李鶴男三簿李謙受直長蔣希春通事金彥福某所率
正金思湜金應珍副正安順長及牙兵并三十餘人直

到左兵營城東倭奴仗兵虜而賊奴輩望見我軍之行
走報其將則副將喜八賊僧曰真各率十餘強奴來見
遂班荆而坐野曰天寒遠路往來勞苦為松雲未安未
安曰真以清正意言示曰右總兵與行長義智輩已為
講和而通報于金山東萊張等陣久矣松雲亦與行
長等通好業已成初而東萊與我等誘之耳有何好事
我松雲曰我在京中卧病四十餘日至中路卧痛二十
餘日不堪行步而重遣將軍之約寸寸購來到元帥府
暫解行長輩因金海府使求見右總兵云未聞講和也
喜八曰松雲翻為欺我至於此極也清正不來相見亦
以此也松雲曰我是佛之徒也自少持不妄語不殺生
戒為有以欺人哉曾聞行長輩與天將論議未聞與我
朝鮮講和也日真書示曰憑聞松雲為僧軍都大將云
豈真有不妄語不殺生哉松雲曰指我為將之言出於
何人之口耶喜八曰此皆朝鮮人之語也我等何得以
知之語未終日已暮矣天寒又極喜八曰松雲及邊翼
星李誦受薄希春通事金彥福等與我渡江止宿于江
幕中其餘所率人馬留此可也云某於二更初與賊輩
渡江至賊奴結幕中寒逼肌骨手足胼胝勢似難保而
賊以炭火向之稍為通息更不與語而遂與同伴交頭

接膝坐而待明喜八曰松雲則還向慶州李公蔣公邊
公可往見我上官也云松雲曰我從此去則必與將軍
不得容易相會也送通事致書請將軍相見打話而別
如何喜八曰右道事未決則雖百書邀之而不可得也
松雲曰然吾當去矣何必留待即以 王子君書准授
李謙受等使之通于賊將遂寫交隣可否大義於一紙
以朱紅印之曰朝鮮與日本結為隣好二百年于茲
以本國來之則我朝鮮以禮遇之來之勞之亦已多時
至於通信使義同金石固間秋毫日本自作障難揣亂
天下是誰之過也倘欲如前交隣當撤兵駛歸以是義

具告於關白以其國使禮來聘則我國輕重當視於此
時矣惟將軍取捨之浮屠氏曰如人因地而倒還依地
而起人自倒自起耳地向倒人曾何謀哉又何言哉又
作惟政私書寄清正曰松雲受 王子君書又承 朝
廷命令重違將軍之約露宿風餐寸寸而歸又得將軍
書欲會晤于蔚山城隍堂江口云松雲以萬病餘生顛
喜而來將軍違之使老病獨宿而還可笑可笑初意以
將軍為間世英雄到此因一小機負之人情固若是乎
事之成敗亦關於數也且右道行長義智等諸將雖與
大邦講和同是日本之臣極是好事也况中朝封許則

松雲雖未詳端倪我 朝廷事則何事不知但右總兵
與行長輩暫時談話耳講和成不成未可期也惟將軍
聽中間好事者弄舌而負松雲有功至於此極竊為將
軍不取也就以 王子君書一封授李謙受等進送且
朝廷以上上好鷹十二連海東青一坐金紋點虎皮
一令奉將軍足下上鷹子一連沙金點豹皮一令贈亞
將喜八又以上黃紬一端贈禪師日真又一端贈禪師
在田白紬一端贈禪師天祐以謝 王子大臣禮還之
厚意也惟將軍額之以此等文書都以准授李謙受通
事金彥福等八送使之受答 王子君書遂與賊分手

而還二十八日李謙受等深來言曰與喜八日直輩乘
板屋巨艦浮海而往是夕大風起波浪連空所乘輕舟
隨濤上下羣倭並力而其疾如飛黃昏到泊于賊陣下
喜八潛語曰事貴機密君等各持鷹子與我同入而傍
有問如何人則君等答以賣鷹人可也李謙受等答曰
吾等自前日出入未曾有此等事此行何必有異喜八
曰君等出入之奇恐播石人之聞也至夜深始到喜八
家即饋飯允接待事如前喜八入清正家具陳所以清
正使人慰我等遠來又送知鷹者臂鷹而八二十五日
朝後清正使喜八來言曰我非不欲引來相見汝國方

與行長輩講和恐被嫌於彼人也茲送在田天祐兩高僧與我同志者君等如有兩欲言當與此僧等盡言無諱可也俄而在田天祐來見曰君等上京無事還來欣慰欣慰在田書示曰朝鮮與清正和議事能已定否我等答示曰朝鮮與清正和議雖非難事非大明之命則難決矣故我朝鮮具通于劉督府督府必稟于 天皇帝矣又具於 王子君書及 朝廷書中也此外無別事兩僧書示曰朝鮮人作事詐偽故清正不來見也我等書答曰非朝鮮詐偽也汝等惑於中間之說而不見我等是自絕和也大丈夫漢子作事固如是乎兩僧書示

曰朝鮮方議於右道則清正何以奪彼所為而自為也哉我等使通事傳言曰右道事則非和議也只是行長等求見右總兵矣而不得已一場相見也有何別意乎但 天朝使下來云汝等聞此竒必踈我也彼亦曰本之事也何可生憎兩僧書示曰 天朝之封許雖義於關白之心不好奈何前五條內有一事成之則必合於關白之心不然則雖有封許事何關於我哉又書示曰朝鮮以臨海君弟順和君及使臣二三負下送兩清正亦使可信人陪進于關白處則一朝和議決矣如不信則清正之子亦送于朝鮮相以為質可也如其不然雖

用千萬謀策事終不成也我等書答曰與將軍論議出
八如記其久矣將軍常以不義論議雖天地覆墜事終
不成也我國枕戈嘗膽之不暇而英雄之淚晝夜不乾
何有送 王子論文况操縱在 天朝乎倭僧隱然
書示曰山僧不妄語以直言論之彼行長等雖非我事
事若速成則已矣若遲緩則三四月間必有大舉矣汝
聞我言而歸驗我無罔於來時可也如此問答終日至
夜深喜八持虎皮等封物八清正慶二十六日日真在
田天祐互相出八以清正之子為質換 王子八送事
互相問答及日暮日真率我等歸寺以手執詩傳十卷

周易十卷黃山谷詩集二十卷出示曰此我之寶也我
等披閱詩傳風雅頌章句之體與我國詩傳小同大異
我等問曰以汝所欲換之得否僧掉頭曰雖以萬兩銀
子我不要也只要與松雲同游於彼國當此時傳寫可
也心許松雲久矣願從游之前日告請于清正則曰朝
鮮大將必斬汝首如何然而二三月間不意我當出與
松雲游也復使松雲來率我去云饋麪饋酒極致慇懃
臨別附耳言曰凡事速成於三月前不然則此輩舉兵
事已定矣復速成之可也還宿于喜八家至夜深喜八
呼我等以日本木各五端許之曰 王子君殿下

摺謂稱殿稱御可呈海外之信松雲處亦送情信也右道之人若聞之則必以我等為納賂於朝鮮而求和也云云徐當見勢使我人委送計之矣今此之物暫慰委來之勞而已非敢有遺也汝等自京城還來于右道使總兵先接行長等然後更來誘我不過稍緩發兵而已復何成事哉然而彼我間速成則其喜可言我等所欲不過速還渡海耳歸告汝朝廷速成可也天朝使下來後定成何事之奇復速通之若不成則行長等相通之書並須推覓封入我所也不然則高總兵御時領兵在宜松雲及汝等雖往大明國最深處必追蹤雪憤

而後已也云大抵蔣希春李謙受等與其同心同力出入久矣而語涉尋常似不得分曉矣今則適有邊翼皇與之同入詳細偵探所傳賊勢賊情極為明白矣且答王子君賊書一封答松雲書一張並監封上司亦以善啓事

右記直呈備邊司○至此而清正之憤怒深矣其不見松雲固也猶且斂兵經年隱忍遲留以窺行長之成敗至丙申五月皇朝使且到釜山而後即燒寨撤兵渡海而去所以沮敗使事而有丁酉再犯之舉者皆出於清正助桀之謀也使秀吉而

國朝... 聖祖... 康熙...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郵政... 中國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人民電視台... 中國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網... 中國人民論壇... 中國人民網... 中國人民網... 中國人民網...

... 聖祖... 康熙...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郵政... 中國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人民電視台... 中國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網... 中國人民論壇... 中國人民網... 中國人民網...

... 聖祖... 康熙...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郵政... 中國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人民電視台... 中國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網... 中國人民論壇... 中國人民網... 中國人民網...

不死於其明年則春林巢燕何所不至令人髮豎
心寒○觀日真輩戀戀松雲必欲從游之言乃其
本情所發耳倭人習性本來輕佻雖其毒腸恠肺
急於怨怒片言忤意白刃可蹈然至於與人相愛
纏綰處則杯觴昵昵涕泣區區便有婦女情態所
以毒如清正者亦見其言語饋遺往往輸款○日
本書肆所有古人詩文皆自南京海賈買販而來
者故經籍百家與我國無異李謙受輩所見於日
真手中者風雅頌章句之體與我國詩傳小同大
異云誠是意外之言山谷詩集亦何至於二十卷

乎當日於雲不在坐只令鷄鵝駭鐘鼓似是癡

人說夢耳

附劉都督諭松雲帖

甲午五月往南
原謂督府時

汝以方外之僧留心國中之務忠勤一念深可褒嘉
但機事欲成圖之貴密倘能相時度勢以策萬全即
天朝姚大帥之烈行且比燦爭光矣東方倚賴詎
曰少事乎哉勉旃勉旃是予所望此諭不盡

又附劉都督答清正三書

松雲回得汝之書備知汝意大丈夫所為固當如是
但審時度勢以保萬全可矣

甲午五
月日

下無行... 數日... 本情野... 應... 三... 六... 其...

...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昨來云無別議者蓋前日松雲所稱條答五事幸許
再無他意也但本府相距頗遠汝若有心事可對高
總兵備細言之高總兵亦朝鮮正官也不必隱諱大
抵豪傑作事貴直機密要在以心相諒不可盡形之
紙筆汝若始終不疑本府一力擔當決無相負七月
適接承帖知汝惓惓本府會國王言汝忠直好漢來
歸甚喜但要實心效順有始有終本府與該國一同
奏上天皇加汝高官世守土地行長心懷嫉妬深
恨於汝屢有稟來殘害而本府素知汝勇烈今與朝
鮮會議決不聽彼讒言以壞好漢汝必欲本府而

會俟議定之日匹馬東來亦無難也來扇收八松雲
因病未到待彼會後又當詳復

右本黨所錄而第一書則松雲初八賊陣時清
正有書而督府答之也第二書則清正以前書
無所別論故更來稟告而更答之也第三書不
錄月日然以松雲被病未到之語觀之當於甲
午九月於雲上京之後清正又有書通於督府
而又答之也蓋於其時清正與督府交使相望
箋牘絡繹漏於此錄者亦多意者清正深嫉行
長輩所為每以別件事望於督府而督府所答

不作暄涼勞問之辭又無一二披露開陳利害
處正如山鞠窮隱語其白會國王言汝忠直好
漢來歸甚喜云云及勉以實心效順有始有終
云者此必清正有翰款天朝之意而惜不錄
清正一書使後人無以備攷本表○第二書中
所謂高總兵必是高彥伯彥伯為人機警善伺
賊時領兵在宜寧與松雲同陣故督府亦使彥
伯共為偵探往來而言于清正者如此

乙未罷兵後備邊司啓

啓曰僧大將惟政預者自漢高祖以來其所率之軍

六十餘名終始出入賊陣皆是精勇慣戰而本無旅
著之人今若散遣則後日調發為難使惟政仍為領
率八處南漢山城以備緩急之用其所支糧餉及指
揮之事令都體察使商量施行且其管下有軍功者
多以僧名受職而今皆長髮還俗願改以俗名令兵
曹明白查考職牒改成給何如 答曰依啓

乙未上疏言事

臣惟政糜鹿野蹤彘倫棄物尚未識父子之恩况知
君臣之義乎時變極天血氣皆動窮山深谷亦非可
卧之地斬木而起勢不得已 聖恩天覆綸命下地
此豈枯木賤臣所可堪承而負羽四年尚欠寸效其
辱 國負國之罪有非萬死可贖常懷悚感日俟誅
責而尚保殘骸更紆 宸眷撫躬耿耿實不知何面
於 聖世用是祝死于天天譴果至二聖為侵百疾
交攻自知性命難保則願釋鐵衣還着松冠退死於
丘壑而區區憂國之賤心終不可忘目擊時事安敢

以越位為嫌而不一言抱恨於泉壤間哉謹觸時
諱昧死仰陳伏願 聖明曲加優容焉臣聞務材訓
農衛文公也生聚教訓越勾踐也在彼二君猶知恢
復之基不出養民之外則 聖明在上豈出於其下
哉嗚呼二百年休養生庶爛盡矣兇鋒所指存者
有幾荒墟遺址或同春燕之尋巢而為其字牧者不
知龔黃歟召杜歟乘時射利白晝驕人而無廉恥無
義氣者大半也刺心頭之肉充虎狼之腹水深火熱
轉而之四方訓農何人也生聚何時也臣願重守令
之選嚴黜陟之法一切以愛養為之急而勿使貪

無恥之輩魚肉我遺民則 國家億萬年中興之本
不外是矣臣聞戎狄犬豕也不可以仁結不可以義
化豈可以講和一事保百年無虞哉前宋後宋皆誤
於和之一字昭昭殷鑑 聖明之所洞照也惟彼豺
狼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臣之妄意安知今日講和
於 天朝者有不似前日交鄰於我 朝乎 君父
之讎一也生靈之辱均矣國勢摧屈雖不能除凶雪
恥而卧薪嘗膽之念豈忘於斯須之頃哉今也安於
講和姑息之計而已昧備禦之長策嗚呼古之聖王
當四夷來賓之日尚且徹戒無虞况此何等時也而

此書之體裁... 其間有... 凡此皆... 故曰... 此書之體裁... 其間有... 凡此皆... 故曰...

此書之體裁... 其間有... 凡此皆... 故曰... 此書之體裁... 其間有... 凡此皆... 故曰...

敵忽邊備也哉臣願委任一重臣視師江上雖不得
如顏收韓白之為將而其中稍有撫恤軍卒器械起
庸者則褒而獎之浮浪無實貪恣培克者則黜而勵
之允所以策應料理無遺慮則古之良將或見於
今日而邊備之事不終歸於兒戲矣然則愛養民力
修明軍政悉在於得人臣聞古之用人也勿論門閥
勿惑虛偽惟其賢而已故有舉於鼓刀擢於考槃薦
於盜賊用於管庫者今則不然犂牛之子雖有駢角
而棄之汗血之駒或用駕蹇而乘之遊荒僻陋之地
則明堂祀梓亦不為人所知而粉飾象恭之輩則大

羊之羶而被之虎豹之文矣無名者偶因一失而選
之妄譽者不合時用而進之如是而有志之士安能
展布其蘊負乎伏願 聖明開四門達四聰以天地
為度量則斯世幸甚臣聞國之有政猶網之有綱綱
無綱尚不可統紀况於國乎臣竊觀近日之弊若不
立綱振紀則凡百設施皆歸於委靡非偷惰而止耳此
豈在下者不盡奉行而然哉 國家政令朝更夕變
月異而歲不同故見一令則曰一時之令也聞一政
則曰一時之政也不信其悠久積累之效此所以姑
息而難成者也臣願不為則已為之必要其成不行

則已行之必要其久威如鬼神信如四時立綱而養民力立綱而修軍政則國以之富兵以之強恢恢乎有餘刃矣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天之本又在農牛今或十室之村無一生一百家之鄉無一牛而字牧者公然宰牛問巷間賭利之輩日事椎屠嗚呼殺一牛而百人之命殘矣殺十牛而千人之命殘矣天使供厨雖不得已而其他則豈非得已而不已者乎臣願申明殺牛之禁有甚殺人之罪可也山城設險祖宗朝長遠之慮也而蓄積不多備禦無具則將焉用彼山城哉蓄積之策莫要於屯田而屯

田之策必使主兵者且耕且守也不然則勞民動眾反致平民失業之歎况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又在於得人臣謂山城之將尤當慎擇而使重臣責成可也臣聞侵則為盜安則為民在凡民尚然况於各寺無賴之僧乎今也百塗侵虐使不得安接臣願彼亦民也別加安集之方壯丁則習兵討賊老病則籍保助餉使彼並力於緩急之變而勿使見侵於科外之後則國家幸甚嗚呼臣惟政以山禽野獸有是進言固知汚辱聖朝而伏蒙聖明不以山禽野獸而棄之臣亦不敢以山禽野獸自處而辜負聖恩也

列今巖廊之下闡寄之中百務所萃或有所未究而
如巨賤陋仰觀俯察不無杞人之憂敢陳芻蕘之說
伏乞 聖明不以人廢言少留睿念則其於時弊亦
或有萬一之助而臣雖夕死無悔矣

乙未之事以 皇朝許和之命乍得撤兵休息
而 國家朝夕之憂正如卧積薪而厝火其下
當是時廊猷廟筭夙夜焦遑真所謂肉食者謀
之又何間焉而松雲一老師瀝盡疏筭之腸奏
此朴直之言良由 聖明在上野無遺策故也
所以 宗社神靈佑我 中興之烈矣後之覽

者當有如杜紫微望昭陵之感○疏內僧徒言
兵之策不過為當時目前事今之京外山城有
曰總攝曰僧將曰義僧云者蓋用此策而昇平
則有賦錢之弊臨亂則為不習之兵雖得百松
雲只管他庭前柏樹子話矣如使海內學佛之
徒盡化為兵學劔學射而從事於待變之場則
鑊湯爐炭無所回避其視全軀保妻子之身勇
強百倍誠為緩急足恃之用而第未知此法一
行觀音菩薩在甚麼處

... 諸君之...

... 諸君之...

... 諸君之...

與圓光元信長老書

西來一曲子曾與兄吹之瞥然如昨再換春秋無情
歲月如石火電影長吁耳奈何遙想老兄於無位真
人面自上能發大光明度脫諸島生靈高哉高哉向
者余以先師諱南遊馬島前至貴國得見圓光老元
與西笑長老五山諸德盛論臨濟狂風別明宗旨不
亦多乎余之本願只要盡刷赤子以副先師普濟生
靈之訣願莫之遂空手而還無任缺然余自西還衰
病已甚仍入妙香山自守待盡矣適來聞有使行即
以寒暄二字遠驚馬老兄春睡去也唯兄無違本志當

以度生願前告大將軍盡刷生靈無冷舊盟幸甚不
腆薄物統希笑領不宣

雲孫一卷 清香四封 真笏六束 藥參一介

管城二十柄

與承兌西笑長老書

海城一別星霜再換鯨波接天回首奈何春生諸島
遙想老兄頓時珍福道眼益高到月橫拈直以西來
印印之使海外衆生咸蒙潤澤以報諸佛莫大之恩
慶喜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者不
亦休乎松雲西還衰病侵尋即入妙香山以盡此報

身為期聞有渡海使臣之行仍付以僕杖馬向者松
雲因奉先師遺諦以普濟為任南遊馬島遂至貴
國得見鹿苑大長老西笑師兄與圓光長老五山諸
德盛論宗旨以明所從來兄亦不辱先師正眼余亦
得知同宗一脉盛光於東海也此亦宿緣夫豈人力
致之曩時余既以普濟為任而前去則朝鮮赤子之
陷異域者譬猶墊溺水火不此濟導而心何憮焉將
軍初欲有意刷還而竟為不然余乃空手而還今因
有使行語及此耳唯兄善報大將軍盡刷其時之不
施者無食前言此非干老僧事只以拯人濟人為念

而遠游見知於大將軍與諸將諸大長老敢以是進
焉惟兄圖照不腆薄物統希笑領不宣

雲孫一卷 清香四封 真笏六束 藥參三斤

管城二十柄

與玄蘇書

別來如昨星霜再換相思一念未嘗暫忘只以百草
頭上祖師意自寬耳餘何足道哉古德或以望州亭
相見或以烏石嶺相着以是道眼者果則長老之眼
松雲之見松雲之眼長光之見云何以別商量去也
余乃西還衰病侵尋西人如香山自守待盡矣適來

聞使臣之行為寄相思字以問老兄安否萬一也向
者余以先師遺訣南遊至貴島與兄及柳川前至
日本得見圓光長老五山諸德盛論宗旨具明所從
來佳則佳矣未遂本願而回無任缺然惟兄更為盡
心盡副生靈無落前期幸甚不腆薄物統希笑領不
宣

太守處為告問候狀余病伏遠山未及修狀慚負且
晚聞柳川仙云云此人體富骨勁誰知乘化至此易
也為之痛焉豐前臨別求我以青瓦古硯等若干物
除自西還即入遠山病未能出行未及備付使行慚

此書係清康熙年間所撰，其書之內容，係以當時之社會狀況為背景，而論及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問題。其書之體裁，係以論說為主，而兼及記述、敘述等體裁。其書之語言，係以當時之官話為主，而兼及當時之方言、俚語等。其書之內容，係以當時之社會狀況為背景，而論及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問題。其書之體裁，係以論說為主，而兼及記述、敘述等體裁。其書之語言，係以當時之官話為主，而兼及當時之方言、俚語等。

卷之十

論

此書係清康熙年間所撰，其書之內容，係以當時之社會狀況為背景，而論及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問題。其書之體裁，係以論說為主，而兼及記述、敘述等體裁。其書之語言，係以當時之官話為主，而兼及當時之方言、俚語等。其書之內容，係以當時之社會狀況為背景，而論及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問題。其書之體裁，係以論說為主，而兼及記述、敘述等體裁。其書之語言，係以當時之官話為主，而兼及當時之方言、俚語等。

此書係清康熙年間所撰，其書之內容，係以當時之社會狀況為背景，而論及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問題。其書之體裁，係以論說為主，而兼及記述、敘述等體裁。其書之語言，係以當時之官話為主，而兼及當時之方言、俚語等。其書之內容，係以當時之社會狀況為背景，而論及當時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問題。其書之體裁，係以論說為主，而兼及記述、敘述等體裁。其書之語言，係以當時之官話為主，而兼及當時之方言、俚語等。

卷之十

論

負慚負以是意各報之是仰

雲孫一卷 清香四封 真笏五束 藥參一斤

管城二十柄

與宿蘆禪師書

道無形何有所隔心無跡誰敢去留無去留無形跡
興來獨與精神會然則在萬里長相見師與我又何
容聲於其間哉師亦以此眼照之不腆薄物統希笑
領不宣

雲孫一卷 清香三封 真笏三束 管城十柄

藥參一斤

已上四度書丁未通信使渡海時松雲附書於
倭僧而圓光承允玄蘇宿蘆四人是倭國名僧
○日本僧法亦緇衣袈裟而有五山住持皆有
命服著紫衣黃衣號曰長老允於國中文史之
役悉以長老差送而對馬島接款我邦故別置
一菴於府東鐘碧山差長老僧住持月給米錢
仕滿三十朔遣代島中書契呈于我邦者及
朝廷報答之辭必於長老前開視後狀達本國
玄蘇者彼中傑出善屬文自秀吉時已管對馬
島與平義智共接我邦辛卯使行及松雲往未

時所與酬酢甚多至今鍾碧山古菴依舊以玄
蘇丁酉生故後人慕之名曰以酌菴可笑余至
馬島時以酌菴長老亦嘗邀余一會於其菴略
論佛法日本禪教只有臨濟宗一派我國僧法
亦一臨濟宗今此松雲書中有曰盛論臨濟狂
風有曰同宗一脉云云者以道之所從來同故
也○抵玄蘇書末幅所稱太守者對馬島主也
柳川者島中倭官別號也豐前者倭國州名而
倭人職號本有虛稱某地守者此皆島中諸官
而松雲到彼時與之交深故所言如此○抵國

光承允二長老書所稱大將軍即關白也關白
總攬國事國人仰之為君王日本長老僧皆能
入侍君長奉議政務松雲以被虜人民多有不
盡刷者且與諸僧有後日更請之約故書中及
之○余觀松雲書所云云之語迺知甲辰松雲
之行非出於報使之意蓋於家康立國之後雖
有交鄰之請而朝廷未信彼中情實故以松
雲大名素為倭酋所服特命厚給船裝如古
達摩東渡之行托以盤游郡國遍觀其地人心
又以慈悲之教欲得盡刷俘氓令彼慕佛求福

之俗所至驩迎攢手至頂稱佛拜師勢固然矣
家康之設驗眩恠亦由於崇重佛事而及其一
二現靈則擁篲供奉宜無時不至畢竟講成鄰
和搔濟民命待其歸告 朝廷而後始遣通信
使修睦如故當時遣松雲一欵誠得上策然萬
死兵戈之餘一帆駕海與蛟虺摩頸而嬉非膽
大心通人安能當此事思之凜然○丁未使臣
日記中有備邊司差官持松雲抵日本曾人書
札及禮物追到之語松雲附書自有 朝命饋
遺之物亦自 朝家辦給而至於差官領付矣

此書錄在儀曹而使還時倭僧答書未知有何
說話可恨

此處有若干行橫線，但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論...

此處有若干行文字，內容模糊，但可辨認出一些詞句。

李判書粹光所著芝峯類說中記松雲事蹟

僧惟政號松雲壬辰變後為義僧將陣于嶺南倭將
清正要與相見松雲入倭營賊衆列立數里槍劍如
束松雲無怖色見清正從容談笑清正謂松雲曰貴
國有寶乎松雲答曰我國無他寶唯以汝頭為寶清
正曰何謂也答曰我國購汝頭金千斤邑萬家非寶
何清正大笑○又曰惟政亦號四溟山人倭奴自壬
辰後不敢通和至癸卯來請信使人皆憤惋而朝
廷恐其生變遣山人往試賊情山人遍求別章于播
紳問余贈之曰盛世多名將奇功獨老師舟行魯運

海舌騁陸生辭變詐夷無厭羈縻事恐危腰間一
長劍今日愧男兒車五山見之閣筆

李判書號芝峯能文章有芝峯集○按松雲
與清正問答中首寶之說不載於三八賊陣時
日記此必亂初自關東再入賊中問答時所云
云者而柳夢寅野談中亦有此語當是實事而
錯傳者○甲辰渡海時搢紳名士送行之詩甚
多而散逸不存雖載於諸公文集者亦未及一
一搜聚可恨

柳夢寅所著於于野譚中記松雲事蹟

惟政者東國豪僧也自號松雲林靜弟子也嘗居五
臺山月精寺萬曆壬辰居金剛山楡店寺倭兵大至
與同舍僧避寇深谷間有僧往覘倭入楡店寺縛居
僧數十人索金銀諸寶不出將殺之政聞之欲往救
之僧皆挽之曰吾師欲為同舍僧救其死其慈悲莫
大然探虎口持虎鬚無益只取禍耳政不從入亂兵
中傍若無人倭兵恣之至沙門諸倭或坐或卧劍戟
交鋒政不拜揖不顧眄不留行曳筇揮手而入倭熟
視而不之禁歷山影樓至法堂下僧皆縛在兩廡下
見政而立政不之顧有倭在禪堂外治文書如軍目

者政立觀倭兵亦不禁呵觀其文字不可曉直上法
堂諸倭將皆列椅而坐政垂手不為禮彷徨縱觀之
如癡人有一將以文字問曰爾解字否政曰粗解文
字又問之曰爾國尊七祖乎政曰有六祖焉有七祖
曰願聞之即列書六祖視之倭將大異之曰此寺有
金銀諸寶爾可盡出之不然當殺之政曰我國不寶
金銀只用米布金銀諸寶舉一國所罕有况山之僧
只事供佛菜食草衣或絕粒食捨或乞食村閭以為
生豈有蓄金銀之寶且觀將軍能知佛事有六祖佛
法全以慈悲不殺為上今觀無罪愚僧縛在廡下責

以珍貨彼一筇千山寄食民間以度朝夕者雖割身
粉骨豈有一寸寶願將軍活之諸倭傅示其書動色
顧下卒云云下卒趨下堂盡解兩廡二十餘僧政又
揮袖曳筇而出倭將以大字書大板掛沙門曰此寺
有知道高僧諸兵勿更入即罷兵而去自此倭兵更
不入榆店寺 朝廷除政僧將統管八道僧軍出入
倭陣以遊說為任嘗入賊陣見倭將清正清正曰爾
國何寶長貴政曰我國無所寶所寶惟將軍之首
也清正強笑而中寶憚之亂既定奉 朝命入日本
國家康以雪綿子二萬斤與之辭不得盡與對馬島

主禰智正而歸及 朝廷重修 廟闕政鳩一國僧
軍以助後余嘗見政於香山普賢寺剃髮存髯髯
長至帶而白時為嘉善大夫死於雉岳山年未七十
有文集

柳夢寅號於子能文章 宣廟朝登第

反正後○按松雲甲午疏有曰壬辰變初臣在

皆骨山再入賊中與賊問答云云此記中所錄
榆店寺一事蓋其時實蹟而恨未詳悉○又
按僧海眼所撰松雲行蹟下未秋乞骸還雉岳
山戊申聞 宣廟諱音奔入京師拜哭因得病

八伽椰山調治庚戌示寂此記云死於雉岳山
者誤矣松雲生於嘉靖甲辰卒於萬曆庚戌享
年六十七

洪萬宗所著旬五志中記松雲事蹟

僧惟政號松雲壬辰之亂倡義擊倭虜獲甚多

上特拜僧大將名滿兩國亂定後源家康為日本關
白請信使于我 朝人皆憤惋而 朝廷恐生邊釁
送惟政于日本以試賊情倭素重其名欲試其節費
之使降政曰吾奉命於吾 王通使于鄰國爾等不
宜侵凌吾膝不可為汝屈倭又大熾炭火烈若紅爐

此篇有以詩律賦，體裁兼備，雖曰詩賦，而實
兼以律法，其法之精，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
妙，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妙，非尋常律法可比。

此篇有以詩律賦，體裁兼備，雖曰詩賦，而實
兼以律法，其法之精，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
妙，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妙，非尋常律法可比。

此篇有以詩律賦，體裁兼備，雖曰詩賦，而實
兼以律法，其法之精，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
妙，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妙，非尋常律法可比。

此篇有以詩律賦，體裁兼備，雖曰詩賦，而實
兼以律法，其法之精，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
妙，非尋常律法可比。其法之妙，非尋常律法可比。

使政投火中政不動顏色立向火邊若將躍入者
天忽下雨如注火即自滅倭見之以為神遂羅拜曰
天佑如此大師真生佛也即以金轎昇之自是雖如
廁時輒昇奉之將返關白問以大師所欲吾必敬承
試言之政曰山人本無欲唯願還我國佛畫一幀關
白曰敝國雖小尚多重寶何捨此而取彼政曰此佛
甚靈可以祈風禱雨可以禳災致祥故願還也關白
以下齊聲言曰大師亦能呼風喚雨何必求還佛幀
政不復強迫而歸自是倭奴不敢復唱至今購得於
雲峯蹟必以重價買之惟恐失之云

洪萬宗號玄默子 肅廟朝人能文不第○大
丘八公山古有一道僧買大絹八死于燕市縣
作一幅欲畫丈六金身為幀周行八道廣募能
畫者數年不得適值楓岳僧大張水陸僧俗咸
聚無慮數千人化主僧通告大眾願得畫佛手
莫有應者坐末疲癯一僧應募自出與之偕歸
齋沐而請僧曰此事滿三十日乃成吾處於佛
殿隱身而為之慎勿覘視塗其四壁使無孔隙
只存納飯一竅三日一納而納時亦勿邪睇化
主僧依其言不數窺至二十九日自料雖未滿

一日畫必已就暫流眄而視之畫師大驚擲筆
起立曰畫不就矣即有黃雀出自飯孔而飛去
影響寂然化主僧恠而入視之畫佛已就而一
足未就仍畫著鳥跡而去即以其幘挂于桐華
寺凡有水旱疾疫必禱此佛神驗如響壬亂時
倭奴竊偷而去松雲以此請還而竟不得

立臺山僧就惠所藏文彙中記松雲事蹟

松雲大師自經倭變之後隱遯於伽椰山海印寺甲
辰正月二十三日遭法師西山坦繫奔喪至京郡揚
根娛嬪驛被 上命招末由奔喪乘駟至京師 上

下教曰咨爾惟政狂彼倭寇實我仇讐言而六載兵塵
萬民憂苦予心不安爾其往見倭酋詳探賊情因通
和好而還也大師拜 命而退即治行李是年春三
月初四日啓程具威儀器服資裝禮待之節一依
使臣前例二十日至東萊倭風登舟渡海自對馬島
復開洋前進數月而達倭都倭人盛儀以待去都三
十里設錦繡步障左右列立金銀屏屏間畫寫倭國
人所製詩辭大師於道上瞥然看過悉記其詩及至
館與倭接伴使論其國中詩品歎能盡誦屏間詩無
一差錯使者驚異之告于其王其王欲試其道術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坑十餘丈以惡象毒蛇充入坑中布琉璃其上使羣
形畢露有若縱橫於流水之面者令人懷然息大師
入坐大師亦疑其為水撫念珠知其琉璃而後入坐
倭益服其智翌朝將見于倭王倭王立鐵馬以通路
其下熾炭火四圍使大師緣鐵馬而八大師即西向
默禱青天白日有片雲來自朝鮮大雨旋下炭火皆
滅倭君臣見者莫不驚怖曰此神僧也生佛也輒以
上品金輦昇入內庭設大宴師事之所言皆從大師
托以盤遊郡國賞玩山川周遊倭境盡探其國物情
人心至乙巳四月將還倭王及羣臣上下各奉寶寶

以為贖大師悉却不受首言交和寧國之事次求清
正之頭次及刷還我國被虜人民倭君悚然即令刷
出壬癸以來被虜者男女并三千餘口具舟糧以送
使與俱還七月十三日還京祇肅上大加褒賞特
賜一品秩大師不得已入謝 恩命留三日乞退還
入伽椰山云

諸惠不知何如僧而湖南諸刹所聞松雲蹟者
皆以此錄謄傳故依鵬上座所請附錄于此
○按 宣廟實錄只載甲辰年日本關白源家
康遣使乞通信如故 朝廷特遣僧惟政往探

賊情至明年乙巳乃歸而剝還被虜男女三千
餘口云我國僧人之奉王命使他邦者既無
前例則其時資送之物與禮待諸節必自廟堂
啓稟施行而無一錄傳於世者且以松雲文華
受命越海覽諸州山川人物與蠻王辯論利
害能濟許多生靈於水火之中其責甚重其勞
極大必有所撰日記粲然可觀而今無一句語
在世者又其傳燈衣鉢最為衆多百餘年來口
誦四溟家風而問當時白記何在則曰不知問
所與同舟者為誰則曰不知便作威音王那畔

事遠磨未來中土時事所以二三傳會之辭雖
出於山林閭巷而率多訛謬不可憑信咄咄奈
何余於是乃悟禪家書契本如雪中鴻跡都做
了一場幻滅至其不受福德處實無衆生得滅
度者即釋迦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八萬經文中
兔角杖龜毛拂在甚麼處○此錄出於塗聽之
譚其曰毒蛇坑布琉璃及鐵馬背圍炭火者全
未詳所遭曲折而語淺誕妄然後情試人之術
故多妖幻不過曰如是然後可驗松雲慧智之
無碍而已旬五志所記勸降之說似非實際是

時家康本意在和而不在脅既已掃蕩秀吉而
一反其所為則焉有乞和於鄰國而辱其來使
者乎覽者當兩存而不議

南原故進士趙慶男家所藏經亂錄中載松雲事蹟
甲辰春倭人橘智正來懇乞通信 命僧於攝惟政
往日本詳探賊情政渡海托以盤遊諸國玩賞山川
倭人益竒之有輿邀請殆無虛日及至大坂首書交
和寧國之事次及刷還我人之言家康以為壬辰之
後吾實未知兩國無事相安太平不亦可乎即令刷
出被虜人民使與俱還但以要時羅事歸曲惟政曰

我國與日本雖是萬世不忘之讐而交鄰之約素不
負汝一倭有無何關勝敗而兵退之後謀殺往來之
使乎某年某月要酋回自中原我國如前接待同年
某月日護送于釜山今已累年日本以此歸咎是必
諱隱要開釁隙不然扁舟滄海應有漂溺之患耳倭
酋等猶以為然更不言及要政再來乙巳四月惟政
將還先以歷探倭情具報 朝廷無請回泊之日宜
令舟師諸將聚屯釜山以壯軍容俾嚴護行諸倭之
瞻視云云是日統制使李慶濬領舟師赴釜山風逆
未及竟誤師期惟政以刷還人三千餘口付李慶濬

使之從便分送慶濬分付諸船將聽其所願船將等
利其男女爭先恐後繫之維之甚於搶擄或問所係
而不能答則火時被慶者徒知朝鮮並稱已奴妻女
則縛其夫投海而任作已物如此者非一怨聲傳播
天高聽卑即罷李慶濬以李雲龍息城代之因令各
道水使摘發邊將之恣行者水使等視以文具竟不
發告云

趙慶男以進士壬辰亂中為義兵將所撰雜錄
多載實事其曰壬辰十月平安道香山老僧休
靜募聚緇徒千餘名以惟政為副將治糧械討

賊去云十一月 命陞休靜嘉善為八道僧兵
都捻攝惟政折衝為副捻攝討賊功多有是
命云云癸巳七月初八日義兵將惟政自嶺南
領軍入南原府云云甲午四月金羅監司權慄
使僧捻攝惟政見清正于蔚山西生浦諭以和
好清正曰割朝鮮三道以屬日本則罷兵還國
云云戊戌八月二十九日僧捻攝惟政領軍三
百餘名自京到南原陣于周浦云云皆據實蹟
而記其大略甲辰乙巳日本往還時事亦當以
此錄見其梗槩耳○乙未罷兵後備邊司陳

啓請令惟政領所帶僧兵入處南漢山城以待
緩急之用而今此錄中戊戌八月自京到南原
云者必是 朝廷聞倭寇再犯之報而更遣惟
政陣于南原然其時戰功略不載錄可恨

又事蹟 出密州誌

惟政掌樂正任孝昆之曾孫 贈刑曹判書守城之子
妙年出家壬辰之亂唱義募兵以捍賊癸甲之間以
朝命三八賊陣還兩 王子又探賊情乙未丙申
之間又以 朝命築公山龍起金烏三城丁酉冬隨
天將提督麻貴戰于蔚山戊戌又隨劉揔兵緹戰于

順天已亥春私自興販以穀三千餘石助兵食無
築釜山城甲辰春使日本刑還被擄數千餘口丙午
領僧徒董 宗廟宮闕營繕之後 宣廟嘉其功績
特加嘉義錄勳原從尋追 贈三代四溟鍾峯松露
乃其號也

松雲影堂給復承傳

戊午二月二十九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侍時
右議政宋寅明所啓曾以壬辰義兵將僧惟政事
有所仰達矣近間得見所謂四溟集則乃惟政之文
集也其文信好且是掌樂正之孫則乃是士大夫矣三
辰之亂其倡義擊倭斬獲甚多功烈已卓然又復冒
風濤入日本卒成和好出私財刷還被虜人累千人
口其為國效勞如此故宣廟朝召入內閣特賜加
資自通政至嘉善連加超擢褒贈至及三代聞其影
堂在於嶺南而先朝又特令官給春秋祭需以其

處在高峰絕頂故僧人不能居接近甚頽圯將廢香
火位田亦皆見失守護無路云嶺南累百僧人聯名
來訴於備局依他祠宇例請得復戶惟政之功比他
朝臣尤為可嘉而享祀之地如是頽廢則 朝家宜
有各別顧助之事而亦足為樹風聲之一道限五結
特為給復俾得守護何如 上曰依為之

附錄

尺劍初揮雲水間威名藉甚種榆關腥塵纔歇扶桑
海歸夢旋摧楓岳山勳業不煩三箭定行裝終付一
筇還他年萬二千峯裏半日忙中半日閑

白沙李公

風塵擾擾未休兵草木欣欣又向榮猛士遲回猶惜
死老禪奔走獨傷情固知忠節驚人世能使倭奴識
姓名會待功成飛錫去故山松月十分明

漢陰李公

為尋支遁隱扶杖遠相過白杜懸燈淨青山啼鳥多

飛泉響樹挾清聲
出岩阿雲物皆鄉思
其如歸未何
昨過三清洞
仍逢雲老師
塵衣掛羅幌
淨社依荒祠
瞑壑鐘初動
苔壇席屢移
重遊莫逢緩
山月惜將虧
三十年前青眼契
九重天上紫泥榮
松因獨秀能全節
雲自閑飛却有情
休道出家無事業
不應殉國為功名
秋風杖錫關東路
好向山中弄月明

月沙李公

鵝溪李公

盛世多名將
奇功獨老師
舟行魯連海
舌駢陸生辭
變詐夷無厭
齟齬事私危
腰間一長劍
今日愧男兒

芝峯李公

當空白月了無生
解虎餘威七十城
濟難抵今浮海老
報恩從昔下山情
孤雲杳爾三千里
寸舌賢於十萬兵
肉食鄙謀吾有愧
艱危此路送君行

東岳李公

制敵無長筭
雲林起老師
行裝冲海遠
肝膽許天知
試掉三禪舌
何煩六出奇
歸來報明主
依舊一筇枝

澤堂李公

辭却烟蘿帶甲兵
往來非是要恩榮
西城曉月歸時

恨南嶺梅花別後情白首有身應許國青山無地可
逃名他年倘遂同栖約流水仙槎眼共明

東溟金公

詩多三百笑諸生險道方知似化城異地江山來客
夢一天滄海送君情未應禦敵無長策須信攻謀是
上兵佗拜莫遲奇計在樓蘭古多選將行

碧梧李公

慈航本欲濟群生飛錫飄然出漢城蓮社襟期陸生
舌湯休別怨退之情歸來不負金盈橐談笑應看海
洗兵疲病叨叅大夫後愧無籌策贊君行

東溟鄭公

手中筇杖辭京月身上袈裟拂海嵐邂逅一杯千里
別赤間關外夢終南

萬里鯨波一幅帆接天島嶼似浮嵐此去藩首應拱
北須教關白更和南

都元帥權公

暫出俄千里新從日本歸還山春夢罷浮海此身非
養鶴今應乳裁松已可圍茲遊窮物相三笑玩天機

孤竹崔公

五臺山中何所有松下白雲如白羽師占松雲以自

號松雲亦與師有素鉢能狂龍放解虎高卧不出山
前路底事往來戎馬間蹤跡逼仄勞心官達者所見
不規規坐穴一榻徒爾為 廟堂豈無制勝笑師有
異術聊試之萬里風飄掣滄海雲衲欲拂扶桑樹師
曾氣壓虜萬衆白刃交前色不動弘辯今憑一麈尾
國勢應措九鼎重行聞談鋒破兇膽僵彼甲兵長不
用青松尚保歲寒姿白雲堪卧師早歸

竹陰趙公

瀛海東風別遠公楚雲吳月夢西峰師手知我相思
否莫惜松窓一札封

耿耿丹心不顧身秋風一筆泚天津可憐萬里滄溟
月分照孤山卧病人

至山李公

羞將高節媚春陽玉立亭亭百尺長剩得風烟為我
有滿山水雪獨蒼蒼

右詠松

無思無慮又無牽閑往閑來任自然只得溪山何所
事好随烟月度年年

右詠雲

上人以此詩云

吸露餐霞卧碧山半生長笑未雲開遙知腥海殘星
夜魂夢時尋水石間

兵戈衰世幾人閑
雲水詩仙亦未安
病縮山中無一事
卧看新月出林端
早喫清真道大通
暮年勲業擅豪雄
丈夫生世當如此
抱病窮山面發紅

蘆灘郭公三吉

鶴書天上飛金剛
訪名釋瑞花自明
滅果得鳩塵什
竭來遊行宮
君王許朝謁
是時猱猱滿三都
日流血煩惱
同已脫慈悲
豈虛擲舉手揮金椎
英聲自此發
虎穴既平蕩
魔言亦凋歇
功成身不居
隱現任所適
遂令空門人藉藉
仰高跡

南風久不競
鳥嶺高崔嵬
長程一千里
飛錫飄然來
縱橫制勝筭
酒酣正徘徊
拭倚天劍
獨登海雲臺
長虹貫白日
壯氣凌蓬萊
遊野遊野即日逝已遠
徐市安在哉
何必早須臾
行當且渡盃
不然北闕下
繫頸變首迴

鳴皋任公鍊

山中蕭洒烟霞趣
世上尋常軒冕榮
鳥獸同羣非素志
君臣大義忍忘情
馳五載干戈際
樹立平生男子名
遙想舊林參念地
一方天月到今明

真巖孫公起陽

挽詞

久嗟坡老悼鄉緇永樂文師只解詩爭似松雲肝膽
奮能金草木姓名知身輕義重傾朝著首寶言狂襲
為夷慟哭不緣方外契挽詞豈是為吾私

全人

真贊

瓶錫空山索然若枯木死灰何其靜也一日杖鋤
而起斫賊如麻何其首也吾不信佛氏之有體而無用也

豐原君趙顯命

西山大師真贊

即本雲之師
松雲於師留侯黃石顯績陰教一體千億想像
長明之下講授徒眾無乃是君臣大義不然
危亂之秋解紛釋難何能使成就如彼

慶州府尹趙明謙

五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

今人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

夫道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

今人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

今人

真贊

揮羽扇而鯨鯢戢凶騁舌河而梟獍效誠居然六祖
之間答救了百艘之生靈踏其勳伐則盡開麒麟譜
其慈悲則金毛獅子清高遺像豈彷彿乎七分颯爽
英靈行胙饗於千祀

弘文校理俞 東基

奮忠紆難錄跋

余不喜酬應禪家文字而獨於僧南鵬之為其祖師
松雲求詩也既欣然為之題又從南鵬得松雲遺蹟
所謂奮忠紆難錄者與手而讀之三復感慨噫何
令人敬慕一至於此也壬辰之亂倡義兵而殉國難
如重峯霽峯諸先正即平日讀聖賢書者也其
於天理民彝之重講之有素則是宜樹立之卓然而
彼松雲所學何事也豈非吾儒所詆以棄君親背倫
常者也而顧於倉卒之間投袂起義危難之際冒刃
全節其忠於君而篤於倫如此此其秉彝之所同得

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佛氏所謂真心真性其不在於
光燦燦地而在於此可知也然則如松雲者雖謂之
真如來可也又雖謂之吾道中人亦可也彼之欲觀
心見性者毋徒求之於狗子矢橛之妄而即此一部
奮忠紆難錄者而求之亦足矣余既書此以復南鵬
重為世之為沙門者望之

戊午陽月藏密軒題

右議政宋寅明

萬曆島夷之難搢紳家食者所在為義旅錯落相望
而異教沙門如西山松雲二大師亦糾率緇流厲志
緘賊比有戰功雲師蓋嘗屢入賊壘覘其事情又嘗
奉使浮海折其驕酋尤以此著績師既歿 國家為
立祠密陽地以報祀之後又以西山并股其祀典光
華已並列於重峰霽峰諸君子此義又曷可少哉
今年夏師之法孫南鵬持師亂中日記走京師遍謁
在 朝大人求其發揮師者相國金公屬申君維翰
益裒其所未備彙為成書名之曰奮忠紆難錄薦紳
諸大夫又盛為詩若文稱道之其文辭皆奮對炳煥

闡揚無餘恨而獨其語意旨歸多以師義烈勲績為
若有佛力禪教之助者此既為佛者言則其言亦不
得不如是歟佛氏棄君臣去父子其為普濟慈悲之
說者亦不論其善惡一以殺生為戒與吾儒之誅暴
去亂以生道殺人者又相遠矣間或有卓異雄俊內
儒而外禪如吾師者已能自覺其差而拘其說而不
能返則又必因事表見自樹其奇偉夫以傳神之在
真像者而不去其髣髴師之微意已似有可見矣蓋
其清氣鍾毓神解洋溢誠忠義勇燦然若貫珠者
早已契悟於其心而冒矢石犯蛟鱗或發之兵謨或

發之辯之由以之赴 君父之患者師亦有不能自
況焉容然力於其間於世言釋家有二教其主坐禪
者或以師不純於其教而微有軒輊師則誠有是矣
惟其不純於彼教所以有近於吾道者非然也香火
兩尸祝師者不獨在叢林而乃在 廟朝人士之間
者又何也師之所以為師者其在斯歟師法名惟政
宣廟 旨賜號弘濟而松雲者又師之所自號云戊
午仲秋 國嚴病夫書 吏曹叅判尹 鳳朝

新刻松雲大師奮忠紆難錄跋

戊午春余在鄱下有嶺南僧南鵬來訪出二小橐中故
紙爛草一卷曰此吾祖師松雲公倡義討賊時所錄
而兵塵中拾得與鉢囊傳承百不能一二存存者
亦未詳其歲月日迄今百餘年來此錄不現於世疑
毀蠹蝕而跡絲之藐茲數閱黎惟水火是日謀所以
編諸梓袖卷而遊京師一質於清沙金相印一門下甄
蒙嗟賞命名曰奮忠紆難錄幸以子之惠而整其魚
魯第其甲乙討論之修飾之俾後人不曾可乎余受
而寓目信誓誓乎松雲當日事矣惜其零亡

此錄之出也... 松雲大師... 奮忠紆難錄... 跋... 戊午春余在鄱下有嶺南僧南鵬來訪出二小橐中故紙爛草一卷曰此吾祖師松雲公倡義討賊時所錄而兵塵中拾得與鉢囊傳承百不能一二存存者亦未詳其歲月日迄今百餘年來此錄不現於世疑毀蠹蝕而跡絲之藐茲數閱黎惟水火是日謀所以編諸梓袖卷而遊京師一質於清沙金相印一門下甄蒙嗟賞命名曰奮忠紆難錄幸以子之惠而整其魚魯第其甲乙討論之修飾之俾後人不曾可乎余受而寓目信誓誓乎松雲當日事矣惜其零亡

1811
1812
1813
1814
1815
1816
1817
1818
1819
1820
1821
1822
1823
1824
1825
1826
1827
1828
1829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
1835
1836
1837
1838
1839
1840
1841
1842
1843
1844
1845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1866
1867
1868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倒無秩遂考諸國史驗以倭語間用已意而評焉
蓋取他錄而增附焉洩旬而編成手書其尾曰佛氏
之教以定慧治一心以慈悲濟萬物其書與六經異
其行與五倫異其俗與百姓異生如宙雲沒如野火
儒家輟力排之不依然試使學佛之徒讀是錄而慕
松雲之風觀其隻手勤 王出萬死不知七尺之軀
視刀山劍樹如平地即非禪定乎觀其至誠報 主
誓天復憐憂 宗社恤生靈力贊中興之策即非真
慧乎觀其一帆滄海歷詆讒玉脫數千倖岷於鯨鱓
之口即非大慈悲乎其斯為無上之菩提般若宗法而

雷霆可犯金石可貫鐵額虫尤莫敢與爭強者此是
物也由是而非天堂反是而墮地獄種瓜得瓜鼓鐘
聞鐘一念因果為佛為衆即其法與五倫奚異其心
與百姓奚異此 朝家命立表忠祠意也又相國名
是錄意也鵬守汝歸告雙林諸法侶趣刻而傳之為
我謝曰 今王德澤暨山野爾欲為松雲是錄在

十四年戊午仲夏青泉申維翰跋

附密州誌跋

不佞嘗閱密州誌得先師松雲堂遺蹟扼腕慷慨曰嗟夫吾先師不幸生於天地板蕩滄海陸沉之秋懷忠奮義臨大變而不動聲氣屠國勢於泰山之安者求諸古今有幾人哉不佞每擊節念此腔血自紫目隱然有赴敵殉國之志矣及見同門友南鵬與本祠僧翠眼尚玄輩踰遍洛下得搢紳賢士大夫為先師鋪張之筆將擬壽梓此則朝家處分不佞亦以密誌所得語添入先師日記中而止則鵬師謂不佞曰今番設施師門莫大之舉不可以此塞責宜張大焉

不佞曰吾先師鬼勳壯烈地負海涵雖歷百千萬歲
如日月之不可掩而況當世文章豪傑之士爭為題
撰無遺則顧余膚淺有何為先師輕重哉雖然辭不
獲者先師衣鉢之傳在今雪松子則僕亦其門人也
其尊慕之誠仰止之私實出於秉彝之天則烏得無
一言乎於是乎謹跋

已未七月七日圭山沙門明學盥手謹跋

上之十五年己未七月日密州靈巖山表忠祠開刊

禮教兩宗兼都大非管雪松堂演初

八道都撫兼嶺南糾定都

松雲五代法孫太虛堂南鵬

刻手秩

都監兼首頭儀清

都察兼公負圓信

靈性

管清

戒鵬

漢益

可俊

智淳

錦華

前萬必

鍊叔李世春

都別座評解

和尚致和

首僧敘珠

書記取清

三寶神學

年來做錯笑餘生
數月為衣
滯洛城然病平
分送春恨歌
吟半榻憶山情
浮杯漫道憶
素海飛錫初
着誤說去為

國重輕

諸老在願承

珠垂首之剛行

惟以重三被

唇入洛晦時似

有海海之

命萬乞

請老乞作而有此拙命以是奉

左右喜

賜寶貝垂以萬老釋死生之

不勝傾仰統希

令亮謹拜手陳乞

萬曆甲辰七月十八日在洛淮取

松首

者遠論之
命為七

論之何也曰以本以是奉

賜實意以當是禮死生以

不勝頓仰觀亦

今受運致于

萬曆甲辰年八月十八日在



